

莊

子

通

義

莊子卷第四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楮伯秀義海纂微

外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駢拇第八

駢，音匹。拇，音母。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

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

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

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四

陳汝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

色。滛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

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滛六律。金石絲竹。黃鍾

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

塞性。以叔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

非乎。應福塞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丸九結九鼠句

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音跬以譽無用

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

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

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月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

何其器器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
 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
 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
 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
 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
 以膠漆。約束不以纏音索。故天下誘然皆生。
 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
 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
 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

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

自虞氏招

音矯

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

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聖人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

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

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非
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
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以為之謂也。臧於
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作
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
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
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
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
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

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滌
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
而下不敢爲滌僻之行也。

篇首合說此乃分說

而美此篇只是順其情之自然不容加損而已却多方馳騁鋪張畢竟是非章之技篇首性字屬形不屬理猶曰天生此無用之物於有用能今駢拇枝指是天生此無用之物於有用之體而使其誇多有才能者故以爲累耳贅疣亦形之病也。以生於有用之物而言者駢枝則與生俱生故曰駢枝。同駢明以下四非乎字不仁是文章之詞也。蓋曰若此言者人豈以爲不是乎。告子杞柳桮棬之喻意正類此。**濇**天命之謂性物得以生之謂德會德性而充之謂形是皆乘乎自然所以尊生配道。

天立極至誠而不息者也凡在德性之外皆爲駢枝贅疣所謂多方乎仁義聰明而非道德之正故漆園立是論爲外篇之首而議者謂薄仁義爲大過且老莊之學非好爲高大而故薄仁義也蓋尊道德則仁義在其中然當時所謂仁義皆多駢旁枝而非正者故不得不辭而闢之若仁義根心安行中理其去道德也何遠夫駢枝贅疣氣之滯聚物之痛癢之切身任之而勿嫌可也或者惡其形而欲決斷之其爲害愈甚故真人善巧譬喻以祛其惑觀學者心冥體會卽僞明真則天命之理可全人得以生之良貴可復道物一致天人渾融回視駢枝贅疣何足爲吾形累而所謂聰明仁義者皆自吾德性中來是亦道之徵也但不徇其跡以求善於物思復其本而同乎大通則亦終歸乎道德之妙而已何濫辭之有哉多方於聰明之用一句今本皆然陳景元云張君房校本此句無方字

後引下文多於聰者爲證其論頗正此段發
明前意謂人各有正性性各有良能各有
分量一毫不可強岐故慕離朱者喪其明希
師曠者損其聰習會史者過於仁學揚墨者
僻於辯此皆以不足企有餘等而上之攀緣
無極非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盡性之情
而無所企羨人安其分物得其宜合不爲駢
枝不爲歧長短各足而無有餘不足之累世
間憂患不待去而自去矣是謂盡己之性然
則全物之樂所以全己之樂也與竊詳經文
累瓦當是累九彼正正者宜照上文作至正
不爲跛當作岐皆傳寫之悞仁義出於性情
非其人者僞之駢枝出於形體累於形者惡
之南華爲見世之尚仁者舍己以效人狗迹
而忘本故歎仁義非人情乎謂矯性而爲之
不出于安行是攬天下之患爲己憂者也恐
天下之不理乃奔馳以抹之而猶不勝
以遊焦心以慮豈非決駢竅故之謂與

摘發必尅則人貨俱亡而後已耳蓋仁有性
之之真必有假之之偽惡夫假禽貪者囂囂
以潤天下之民故重歎仁義其非人情乎何
三代而下仁義其澆澆浮薄耶夫物之本性
固出乎自然有待而正則非至正有待而固
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德失其常然無異乎
手足之有駢枝也夫常然者其爲曲直方圓
不待乎鉤繩規矩也自生自得不知今昔之
殊成虧之易道德渾成仁義爲無用矣又何
必膠固其跡以惑天下哉小惑易方東西錯
位未甚害事也大惑易性則失其常然叛道
背德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其病源浸滲已
久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舉以仁
義易其自然之性性不真而仁義亦僞矣天
下猶奔命而從之安於失性而不悟此真人
之所哀也上古淳朴民俗熙熙不待治而自
治是以民安平性命之自然君得以成端拱

無爲之化自三代而下以物易性逐僞喪真
雖賢愚貴賤之不同各以所徇爲是而弗悟
其迷於道也故其殘生傷性無以異然後爲
民上者設爲刑政賞罰以道之齊之勸之懲
之上下俱懲而姦詐生刑政賞罰有所不能
制則民非其民國非其國矣此實緣於上下
交徇之過以致君民兩失喻以滅穀亡羊義
甚切當且天下盡徇則失其本然之天而滯
於一篇之見反指不徇者爲非何君子小人
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汙萬世之下昭
若白黑漆園混而一之者以所徇而言舉不
免乎有跡聖人猶不逃評議而况跖乎大道
之在天下若權衡抑彼所以揚此其勢不得
不然惟求其乎而已使天下無徇而免殘生
傷性之患則聖人盜跖固有間矣然其所以
善所以惡又當超乎仁義之外觀之性若太
虛窮之無有而無乎不在也一有所屬則涉
乎徇徇而非道德之正雖會史雖曠特受異

身工於所長以道觀之猶不免爲濫僭况以所短睠所長不至學邯鄲之步者鮮矣故皆不足以爲善所善在任其性命之情出乎道德之正無強跛偏徇之失耳目口之於聲色味也未嘗強通亦不强闕任其自然而無容私焉此天下之至正也何物足以撓之人之聰明而至於自聞自見則有異乎世俗之聰明所善在乎自得自適則有異乎世俗之所謂善仁義去而真性全藏於德而已德主乎中道將來舍外物何自而入哉若其不自得適一徇乎人則是同爲濫僭耳賢不肖也奚擇南華自謂上下不敢而安於性命之自得斯爲道德之正也與

附論本經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篇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意亦存焉內篇既詳述道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所不當言者

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竊謂此篇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矜自見者之速於道南華敷演滂流浩瀚若此蓋弘道爾教不得不盡其辭而達其意以祛世俗之迷使之自然而合乎道也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中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爲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真淳喪矣故舉會史應騷揚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爲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真離其道而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惟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鳧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爲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柰何遂設域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爲君子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尚性無所屬反本真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爲至而本然之聰明

不處也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
顏子所謂仁者自愛知者自知義同所以
自得自適而無企羨之心則夷
距之賢否將有能辨之者矣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

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

王者之丹

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

治鼻

之。錐之連之以羈音。編之以阜棧。馬之死

音

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

頤下錄

前有檝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

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

者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

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

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

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

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

顛顛，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萬物羣

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

直視不類

陸不行

水不通

分編名

自然不拘

滿足

猶

一有與天下却解

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去規犬反

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

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

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斃行而

反。薙反。悉結為仁。跽行不安。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汗結

漫為樂。摘擗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

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

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

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

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蓋前文補出性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春怒則

分背相踉馬知止已此矣夫加以以衡扼齊之

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

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

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

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已通及至聖人屈折禮樂

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

民乃始蹉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

聖人之過也

論義 此篇意不多而詞費其擬莊之作乎大意只是法立而弊生見至德之治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也愚則天性不鑿立法則加損於性外矯揉而爲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介倪云云孟子反其施倪此言介者有去就也倪者認牧豎也倪扼曼銜轡馬之所侮也介閭驚詭竊馬之智也

義海 物有常性民有常德其德不離民性得矣何在乎過求過養以損德傷性哉真人爲見世俗澆薄以人滅天不安本然之分而求益分外之知凡上之御下下之事上舉不免以知術相籠知術窮而不肖之心應雖嚴刑峻法有所不能禁也請原其端由於上之人好知之過啓其多知而又爲知以救之不亦勞且多事乎欲正本澄源痛革其弊故借馬

立論以明治之所由失覲任治道之君子有
取焉耳自三代而下民性既離刑政賞罰之
所以立則是四者治天下之械飾鞭笞也而
知術姦詐之萌實由於此後篇所謂并聖知
而竊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爲治者將何如曰
主以道德而四者皆由之而出焉斯可矣舍
道德而專刑政無異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
足雖得以自別而馬之受害者不少矣若其
不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
下何陶埴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
一語矜己能而有心以爲治何以復民性而
全常德哉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前論治道
之弊欲有以革去之故此謂善治者不然上
古至德之世民性真淳而無所企慕衣食足
用而無求羨餘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卽民不
往來舟車無所乘之謂也羣生連屬草木遂
長言其生物繁茂禽獸可羈鳥巢可閱言無
心而與物化也由是知鳳巢于閣麟遊於囿

至和感召理誠有之如是則上無欲而下無
知德不離而民素樸又惡有君子小人之分
哉及至後世聖人以有爲治天下致力於仁
義勉強爲禮樂於是民始斁而天下始分矣
故南華以殘樸毀玉爲工匠之罪廢道用仁
爲聖人之過然而樸玉不毀何以爲器仁義
不立何以衛道曰天下之樸散久矣無患乎
乏器也聖人之道散久矣一變而爲仁義且
變而爲禮樂三變而爲刑名至是仁義禮樂
徒存其名是使後人而復衰後人也古之聖
人以康濟天下爲己任惟恐一夫之失所思
有以撫育安全之豈有求於世而然哉蓋出
乎性情之真道德之正在己所當爲者也是
謂上德不德不知有之而親譽不及焉逮乎
後世樸散民澆知詐日作出應聖人之運者
匍匐重趺以極民於水火諄諄善誘以覺民
於迷途愛利之而仁迹彰裁決之而義功見
節文之而禮興和樂之而樂出是亦因民所

尚適事之宜而爲之制度猶未至甚失也然而治久則民玩法久則弊生更張則法苛令嚴則易犯亦弊所必至矣吁七竅既鑿其有復於混沌者乎此馬蹄之所以作旁譬曲喻之所以繁且廣也末章又論馬之真知亦歸當篇本意至舉赫胥之世民知舍哺鼓腹而已無爲自得之意槩見於此則上之人不擾可知南華引古證今覲復淳風於萬一柰何世道交喪爭歸於利而不可止卒歸過於聖人豈立言君子所得已哉切於警人心救時弊不得不反言以矯之而或者議其爲憤悱之雄則過矣善觀莊子者究其意畧其詞可也介倪舊音憂晚聲聲牙而義難通今定從本音言人以知御馬而馬之知介然已見端倪思爲詭術竊鑿之計則是

馬本無知而人啓其知也

褚氏總論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叙題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義同

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其態雖畫筆之工會不是過然則人心之善否又安能逃其精鑒哉次借陶埴立論以演上文言有心有爲於治而櫻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爲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刈雜以求追風之名步名曰治之而害莫甚焉所謂聖人之過者設爲仁義禮樂以教民號之令之唯恐其不至殊弗悟枝葉繁而根幹衰政迹彰而姦弊作此淳朴之所以散刑罰之所以興上下交亂而不息也故漆園高言以矯之博喻以啓之使天下舍僞還真知所趨向有以見至人之心猶未忍憇然於世也未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然自樂以證皇王無爲之效後世聖人束以禮樂慰以仁義求治太過而至於不可治矣太上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南華之論得之

怯篋第十

將爲怯

怯切二音發也

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

則必攝絨滕固

反

古火

此世俗之所謂知

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

絨滕腐鏽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

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

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

盜守者乎。

一問

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

相

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

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上十七行嘗再舉前語綴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加一層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

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脗。

紂

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

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

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

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

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

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

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梃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

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
知耶。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
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
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
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
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
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
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

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塞瞽曠之耳。而天

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

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

矩。裂擣力的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言攘

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

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

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

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

哇子 浩然齋 且長卷曰 七

其德而以熾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

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

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

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

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

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

無求無衣

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

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

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

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

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十四問何以知其然耶。夫

弓弩畢弋。有柄網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

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

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

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

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

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

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

惇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惇是動物嗜也。小於死者。

惇。與耳轉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

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

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

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通義

此因上篇之音而歸罪於好智。故專論

好智無道之害。原夫智之所由。倡實自聖人

始而襲之者。違天背道。假仁襲義。以亂天下

之真。故曰絕聖棄知。然後可以反朴還淳。復

於無知。而人性不鑿也。都見以此。乃擬襲莊

文者。田恒弑君。孔子請討。在魯哀之。世後二

十一篇中。周見魯哀。謂魯少儒。此言恒享齊

國十二世。又楚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

之論是指以爲往昔故事也篇末又謂好智
之亂天下乃三代以下則西漢之言矣故余
直謂此非莊子之文不然莊子年幾四百乎
龍逢四事言聖智之害人跡事言利人也不
能復天德之良未見不知之知則以讎情爲
聖是必利少而害多然舍知識無以作聖特
知識所以賊聖也其曰好智而無道則亂使
有道焉則智者神之發也有爲無爲何適而
非此種種之民各稟所長各習所便如農工
商藝耕實生理者也或謂得相氣迂且鑿矣
役役務外之擾啍啍務言之多今以役役屬
伎啍啍屬意蓋交互
以見馳騁於言行也

論盜 備盜以絨滕高鏞者世俗之知也穴室
負匱探囊者超俗之知也人有超俗之知造
化間幾何而一遇哉以之上盜天和以養形
保神下盜地利以肥家富國何不可者而乃

甘於妄意室中之藏以希不義之貨而不顧
公論之不可逃遺臭之不可掩何非思之甚
耶竊嘗考其所由亦有以致之者世無積而
守之彼惡得而奪之然自眩僣之欲充之而
至於竊國信乎履霜堅冰負乘致寇之戒不
可不謹也夫竊國者非并其聖知之法而竊
之雖得國無以自立則聖知者天下之利器
在人用之如何耳其權或重奸雄之叢中未
有不反爲所制者後文云竊者誅竊國者
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官焉小盜有誅而大
盜無禁是豈齊民之術哉彼既竊國爲君而
又禁民爲盜亦知仁義之不可廢也得非以
聖知之法守其盜賊之物乎漆園慨立是論
所以誅千古奸雄之心辨經直筆之嚴可以
並行于世矣世之所謂至知至聖者例不免
爲大盜積反不若不以聖知稱者無所積而
盜莫能窺也故引四賢以證聖知之不足
夫天生忠賢匡君輔國節義所在有死無

而上或不之察惡其逆耳拂情始則踴躍
甚則譴斥之而彼忠不能自泯終於戮之而
後已吁忠賢之戮姦盜之幸也答證若此國
其能久乎夫爲巨姦大盜豈無其術所謂術
者亦不越乎聖知之法所資者重故所取不
容輕然其厲階非一日之積必覲其君上之
可罔有司之可欺因時乘機以遂其悖道之
舉然猶不免資聖知仁義以爲治如前立
者所云一廢一興川谷丘澗之消長也
而盜起魯酒邯鄲之相因也雖重以聖知
爲治重利盜踣也宜矣且竊鉤者受罰於重
知之治法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之是
以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錢不足以
爲勸懲也信知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不可以
示人彼竊窺其機將爲所奪猶魚之脫淵
蟻得以困之矣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必有神而化之
與此章舉至德之世上下無求民各自足

蓋今時之不然十二君者其間或典籍未聞
祝融以下迹漸可考竊意伏羲以前民性素
朴則繩猶未結也故所食皆甘所服皆美樂
俗安居何知帝力隣國相望而無攻掠之憂
雞犬相聞而有阜豐之樂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則耕鑿自給無求於外只此數句寫出太
古淳朴之風蓋引道德經小國寡民章語云
後世遂至延頸舉踵羸糧趨賢棄主去親不
遠千里而求之尚賢之迹著使民求奇務異
以尊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于實者應之是
相率而爲僞欲天下不亂可得乎下文明知
知之害物使生民失性雖禽獸蟲魚亦不得
安其性命之情矣皆知求其所不知信其所
已善所不知謂分外求知如測天地問鬼神
之類所已知謂已之良知辯尊卑尊德性之
類所不善已自以爲非者責人求備之類所
已善已自以爲是者矜能自用之類信能於
此精擇而謹趨之則知善皆出於真情

於正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苟或反是則日月山川爲之悖燦人其能自安乎此皆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謂得祖氣之正可爲種於天下者也

褚氏總論是篇以胙篋命題諸解罕及胙字之義惟林疑獨云潛開也今考監韻胙脅也則胙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經意謂治失其道法令茲彰上以知防民民亦以知窺其上防之弗周必將乘間而有之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田成子盜齊并竊其聖知之法以致身安國霸則知盜亦有道而世俗之聖知不足恃也如此四子之不免乎戮宜矣世間善惡二塗皆資聖人之道而立然而爲惡者常多趨善者常少則其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也可知蓋消長之勢猶唇齒川谷之相因若重以聖知治天下其爲盜蹠之利不輕矣爲器以平之并器而竊之立法

以治之并法而竊之吾將柰何哉此實由
乎爲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
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爲私利天下始有被
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剖斗折衡
思復上古無爲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
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
其所受而已爲欲矯世俗之弊其言不免
乎過訐覲以激回之馬蹄未足盡其辭至
肱篋而極矣柰何道大難容徒托空言獨
唱於前卒無和者無惟乎古今抱道之士
高蹈山海而不反也吁使任鞅世之君子
皆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
之不復哉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

下之滯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滯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

天下始喬

音嬌

詰卓鷲而後有桀跖曾史之行。

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

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

下者。猶海海凶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

命之情哉。而且說明耶。是滯於色也。說聰耶。

是滯於聲也。說仁耶。是亂於德也。說義耶。是

悖於理也。說禮耶。是相於技也。說樂耶。是相

於滯也。說聖耶。是相於藝也。說知耶。是相於

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

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愴攘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題義 此言尚無爲之得蓋示前三篇之歸宿也。在者此念知有天下而已。不以身心役役於事。身貴於天下也。宥者寬以待天下。不以知力屑屑於人。愛天下如身也。在則神常存。宥則事不滯。不滯即化也。神則不滯化則不遷。喬不平也。詰不順也。卓特異也。驚殘忍也。喬卓指會史。詰驚指桀。蹠此篇只不得已而臨泣。天下一句足闡抱道者之幽微。其情必安於無爲也。我以物託於彼。曰寄彼以物。寄於我。曰託貴身如貴天下。則天下雖託於我。我不利之矣。愛天下如愛身。則我雖寄於天下。天下不外之矣。此二句只形容無我之義。能無我。雖有爲亦無爲也。解五藏神散而氣血不眩。屬也。擢聰明外物滄亂而耳目無管。

淵默無言也而一陽之復常自聞如此者其
動不以形惟神而已是以念念惟天天自不
遠也此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順帝之則義
相近此則就自己所獨見者爲言炊累古語
也炊蒸也猶相感也累生生之多也其義謂
昔者固於無爲之德各以氣類自
相熏蒸至於繁阜猶日茂育也

存之而已有天下而不與焉宥者
於而恤之故視民如傷焉是以聖君堦拱乎
廟堂之上百姓恬愉於畝畝之中性不滌而
德不遷形聲和而天地應上古至治之風也
自三代而下洎洎然以賞罰爲事使民無以
安其性命之真至戰國縱橫則賞之而不勸
罰之而不畏矣南華立有宥之論有心於復
古者與人處世間日與物接遇有逆順喜怒
不盡忘在乎調之適宜發而中節不失乎同
然之情而已若過喜過怒猶天地偏陰偏陽

則寒暑爲之失序況於人平原其太過之由本於堯桀之治一使民欣欣一使民瘁瘁此喜怒之所由生也由是而善惡著焉賞罰立焉天下始高亢其行窮詰其辭卓異驚勇於事爲之間善者爲會史惡者爲桀跡舉天下不足以爲勸懲何暇安其性命哉任治道者至是亦無所施其術矣而江海山林之士猶拳拳在念覲有以救藥而痊復之其言筆識詭而心則義黃也豈可以迹具而輕議哉聰明仁義禮樂聖知入者雖出於人爲各具自然之理行其所無事則亡之不爲失存之不爲得也若心有所悅則滯迹成弊害有甚焉者矣行所無事則安其性命之情滯迹成弊則鬱卷儉攘而亂天下也儉攘二字諸解並以亂釋之而無音切按毛晃增韻以儉攘之攘附釋字條引爲莊子註續考漢書賈誼傳國制儉攘上音儉任庚切下女庚切亂也詳此經文儉攘字舊以亂釋之則當與此義

謂馳驟其聰明聖知一人膠擾於上何望天下之泰寧然天下猶慕而尊惜之齋戒以言則神其說跪坐以進則重其傳至於鼓歌以儻之則樂之無厭其感不可解矣吾奈此何哉此重藪之辭不得已而臨澁道而後動也莫若無爲任物性之自然故貴以身爲天下則不賤其民愛以身爲天下則能親其民若是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矣寄託互其文不必分輕重無解於五藏歛五常而歸於道也無攬其聰明泯聲色而全其真也是故善處者以時而出其出必神善寂者以時而鳴其鳴必大皆由已涵養之功以符至神之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從容無爲我自得也萬物欣累物自得也物我俱得天

下治矣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

曰。汝慎無櫻人心。人情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四

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

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心之其居

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偵驕而不可係者

其惟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心。

堯舜於是乎股其股。音脛無毛。以養天下之

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讜堯於崇山。投三

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

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跡。上有曾
史。而儒墨並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
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
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
是乎斲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
脊脊太亂。罪在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嶽。
苦咸 若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
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

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

聖知之不爲析楊接榘也物中積機仁義之不爲桎梏

鑿柄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嚙管矢也虛交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通義此承上章何暇治天下意發問蓋舉證無爲也欲滅之必有作爲以擾之無擾之則惟順之而已排下驕也進上諂也言人心好利好勝視勢而縱情每如此上下囚殺句承排進意上下抑揚起伏也因殺拘縲裁割也形容排進之心爲累之狀或以縛約降伏剛強或以圭角入乎彫琢皆勉強順從是以胷中冰炭一瞬息之間而神馳無際一念起伏居若淵靜動若燂天憤激亢戾而不能自制此人心之不可撓也自昔者至春春大亂言

人心之弊故所謂賢者至攘臂乎桎梏之間言今日之俗意以下則歎其迷而不悟也故無愧則不知前日之非不知耻則不改後來之轍也故又曰甚矣吾不知云云

議論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名民心不臧然後月藏之之術治術之設興於中古立法之君而弊於後世之徇迹者所謂木植之性章致中規矩鉤繩哉崔瞿不明人心本具至善乃欲以政治善人下之心老聃告以但勿擾之是矣何乃作爲以善之今人心之弊多好抑下尊高所以至於爭競囚殺而不知縛約所以爲桀州強之道遂廉劇其鋒雕琢其質喜怒外解冰炭內攻一點冲和幾何而不銷鍊哉况念頭一舉萬水千山寧靜飛揚天淵不足爲喻此所謂債驕而不可係者也上古無爲君民各適處混茫而得澹漠焉黃帝

爲治始以仁義櫻人心至堯舜則政治畢具
櫻之愈深櫻之既深犯之必力故不免施四
商之誅而天下大駭恩害相生理之必至者
也上有不同之治下有不同之德性命瀾漫
而無以復百姓求竭而無以供於是斲錫椎
鑿之禩與天下大亂不可救藥賢者伏處以
避禍萬乘憂慄而苟存以至殞死者相枕於
道路刑罰不中可知矣而爲治者乃始攘臂
乎桎梏之間謂已足以任繁劇而善治亂也
殊不知弗悟治亂之由實爲自召無異置人於墊
溺而後褰裳力拯以爲恩非惟彼遭困厄而
已亦勞且憊矣由是知世所謂坐知仁義未
必不爲析楊桎梏會史楊墨未必不爲桀跖
利器也道德經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
而民自樸斯爲
不治之治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

原本
年字

脞

不滑之辭

今行天下

聞

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

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此句是。吾欲取天地之精。此非至道之精。

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

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

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

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

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

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

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四 二十六 文

行而進。載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

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

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

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

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无勞女形。无搖女

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

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

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

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

用功

功成
外感不入

本來

意動

此言

通極

成

陰陽之原太虛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載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音武乎。遠

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神

通義問者物之質言不必問也官者物之殘言不當問也雲氣二句只形容容氣不寬和與前篇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意同窈冥者至道之體昏默者造道之極此道之虛也無視無聽一氣抱神自然靜者形將自正此身不治而本治神之虛也必靜必清三句言用功煉神合道之虛也目無所見三句言煉形合神也前言乃可長生神也後言形乃長生形也此用功次第也慎女內承必靜必清三句意閉女外承目無所見三句意戒辭也內慎則根清靜外閉則塵清靜也我爲女四句乃言我今日此言爲女直發盡陰陽之極與女同還太虛也大抵天地陰陽萬象各有其職不必參之以我但慎守女身如上所云民人自得其養羣生自得其遂矣是以我惟守此一之虛而與物無乖戾故久而不衰也

言收精佐穀官氣遂生皆善守身之餘事但
在本末先後之間耳彼其物無窮至篇終只
是言自家將還造化與他人之死不同也千
二百歲而入無窮之門形長生也與日月參
光與天地爲常而獨
存者神之長生也

素空同一作崆峒司馬舊註云當北斗下

山爾雅北戴斗極爲崆峒山自古雖有此山

似亦意有所寓斗居天中乾運萬化由戴斗

極地之中也空同當天地之中論人之一心

處中以制外善居之者物莫不聽命焉又以

人心中無所有而無適不合故以名山廣成

子古聖人也黃帝往問至道答以天地之精

渾淪曰質陰陽之氣已判曰殘女所欲問者

猶近乎道女所欲官者殘餘而已去道已達

何足議哉黃帝退而間居復往問治身之道

始告以無視無聽抱神正形必靜必清無勞

無搖至彼陰陽之原修身之道極矣天地有

官陰陽有藏蓋指身內而言使人善求之千
二百歲特揆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要其分
靈降氣生化之原則亘古窮今可也自有天
地陰陽則有人有物古乎今乎前乎後乎巧
歷莫筭斯爲無窮無測而人以爲終爲極者
以形化觀而不覩其不化者耳上爲皇而下
爲王此以得道而言不在有位而稱也故雖
時有不同命物之化則一上見光而下爲土
言失道之人精魄化燐火骨肉歸塵土是爲
虛生浪死徒勞造化之鼓鑄也百昌之生上
反土亦在乎得道失道之分道無得失物有
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爲化今將去女言我不
歸土而升於太虛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
矣當我近我者緡乎與道合也達我背我者
皆乎冥暗無知也人其盡死謂衆人終於化
而我獨存此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明
妙虛微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聲求是
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竊惟二聖觀

其難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事易簡明
白若此後世薄俗好奇尚惟設爲奇想抽添
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秦定騁冰車
於火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所自生哉
吁世無真鑒久矣曰伏讀廣成遺訓得
以發余之狂言或將有以狂而取之者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
將捐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奮然止。贊然立。
曰。叟何人耶。叟何爲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
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
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
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

羣生爲之柰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

通篇只辨此意

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

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

浮游無托猶曰天賦性情也即高宗也

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

沉吟

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

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

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

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

乃草木樵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戶頤反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

此上言物自化

淵默非但不言

辭而行

通

此與上段皆言無爲之化雲將鴻蒙擬

名以寓言也倘然或一止也贊然特一出也
皆就游行之中而見此一變之貌也拊胛雀
躍猶今夜童以兩手拍兩股且跳且行而嬉
樂也天氣不和四句與在宥篇陰陽并毗三
句黃帝立篇雲氣不族而雨三句意同只是
變換文句而已不知所求不知所往無求無
往也觀無往復其真也不得已於民欲辭謝
之而不得今乃爲民之所依不得已於民欲
責矣蓋有心立法以爲治則亂真常之道是
以天地不位萬物不育也玄天深遠無涯自
然之道猶曰於穆天命也弗成猶曰不位也
意毒哉意其心中頌哉不寧也意者惟在心
自養耳唯體至無魂詳心養之方只是無爲
而已倫與物忘人倫庶外皆忘不見形
言我忘親親忘我我忘天下忘我

知有爲出於心神解心釋神則寄冥恍惚無
功可措故曰漠然無魂卽所謂塊然以形立
也萬物云云至不離言物自化也不曰養心
而曰心養則不落騎驢覓驢將心捉心之弊
後世持志操心辯志求心諸說可辨矣凡此
無爲物化之機皆出自然不用吾知者也若
彼知之乃是離之纒加一知卽有意矣此語
指點大同之道最精彼此立而名生好惡起
而情見無問無窺則任物之自然矣物不自
生哉默乃德之功德乃默之成此篇三意字
皆不決之辭蓋深疑有知有爲之弊而重贊
無知無爲之得也實則本於心養之一訣是
訣也豈惟讀莊
子者所當知

論雲將施雨澤調陰陽者過扶搖之枝喻
趨動境明其欲出而澤物也鴻蒙元氣雀躍
而游言運動自適元氣運而雨澤施以譬聖
君在宥之化雲將願合六氣以育羣生不免

於有心與前章取天地官陰陽義同鴻蒙以
不知答之道盡於此雲將不能領會而退泊
再遣鴻蒙復有問始告以不知所求不知所
往言求諸已而足不在遠問他人浮遊於世
執掌自得故足以觀見真理又何必向外求
知哉此數句發明有以教之而雲將猶未悟
乃自陳其猖狂不得已於民之狀鴻蒙就箴
其失謂汝徒務多言多事以亂天道逆物理
敗其默默之天故飛走草木昆蟲皆失其所
此治人之過也毒訓治言有治天下哉汝歸
休乎無復多問雲將心疑未釋在願聞一言
鴻蒙告以汝所疑者爲心失其養心者神之
舍養以無爲則神全神全斯足以化物自墮
爾形體至莫然無魂乃養心之訣至極則養
亦忘矣萬物絪絪各歸其根動極必靜自然
之理何容知識於其間但當渾渾沌沌守而
弗失知識一萌則離道矣問名鬪情皆屬乎
知倘能絕此任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育

生哉。雲將乃悟。多言足以害道。示默之爲。降德在反求諸身而已。由是知以澤物爲已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之自治者。逸而俱化。蓋育萬物。和天下。不越乎全神養心之功。古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者。以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

之國也。六不成而萬有餘次解矣。悲夫。有土者

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

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

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

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

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

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

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

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

無已惡乎得有有。此字全類物字法言親有者昔之君子。親無者

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

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

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

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

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

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休主者。天道也。用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通義此段又原不知無爲之化而侮知自滿者之爲害也。玩其詞氣。義理或東漢已後疑。

世非者意以莊文辭事法而薄仁義若爲之構
過耳文辭平易與時文不遠惟挈汝適復之
捷捷一句欠明暢舊疑有缺文姑與就文強
解大人者處乎無響端拱穆清也形乎無方
無在而無乎不在也其教足以配天下由其
神挈形軀往來於世俗之中而實造於天地
之先也挈指神就天地公共者言汝指形就
一人之自有者言適往也復來也之猶於也
捷捷世俗之擾擾者此句猶佛氏言終日肯
只死屍走來走去也稱頌評論其形軀雖同
於衆人而大人則無已也況外物乎自若形
之於影至與日無始皆言大人無已之義天
人主臣之道只是有爲無爲亦在一念之間
非言職位也謂相遠者見於勞逸也誠以無
爲爲心雖有爲卽無爲矣况君用臣臣成君
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何遠之有縱扭於勢分
亦止勞心勞力之異勞心似逸而非逸勞力
非逸而得逸蓋君無更代臣有分司心無止

息事有始終例以大宗師首篇之旨余故謂其擬莊也

美起

惡異而喜同重已而輕彼此世之常情

以出衆爲心者也衆同已而喜之則已與衆

無異矣曷嘗出乎衆哉若此而欲爲人之國

是覽已往之利而不見方來之患幾何僥倖

而不喪人之國其存人之國至萬有餘喪矣

乃再唱奇筆悲夫有土者之不知蓋警其爲

民上者有土大物也有而不與焉斯可以物

天下之物若執而有之爲物役矣儻能明乎

物物者之非物則矣止治天下而已出入六

合遊乎九州卽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義故

能獨往獨來物無與偶坐有斯道非至貴而

何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隨扣隨答不

違民願爲天下配則不敢爲主而爲客應出

乎感非求應也處乎無響言居無不在也響

字舊無他音以與下文不協宜讀同響響方

也養生主若然嚮然讀同響應帝王嚮疾強

梁舊註云如嚮應聲之疾則二字古通互用
此處緣上文有聲之於嚮字混淆差誤耳行
乎無方動無不之也挈汝適復之撓撓一句
頗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審詳經旨與道德
經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蓋大人之教
主在動而化物遊乎無端無旁而與日俱新
無始終也頌論猶議論議論大人之形容合
乎大同與道無異卽道德經孔德之容惟道
是從之義諸解多著意於頌論二字故於下
文說之不通大人則無已已既無矣何物足
有哉君子則務學期造乎道是以未能忘物
而所覩無非有猶庖丁始解牛所見無非牛
者昔之君子尙然今之君子又可知矣故思
覩無之人而尊之覩無則絕學而至於道猶
庖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天地生於無者
也能覩天地之所生則與之爲友非過論也
若夫德契自然道超衆類揮斥八極出入
無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豈止乎與之友

哉故康節先生云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
此段始於任物因民卽貴以賤爲本高以下
爲基之義次敘事法仁義禮德皆不可不爲
以其紀綱治道一日不可缺者也繼以一而
不可易者道則一得萬畢恭縱在我前入者
之存亡無益損焉而其妙用則又超乎八目
之表結以神而不可不爲者天言其皆出乎
自然也自觀於天而不助翻序前十條以歸
於民物又明十條之所以然使學者知所持
守不至泛然無統也至精莫過乎道至粗莫
過乎物末又舉物者莫足爲而不可不爲然
則物之於人難去者矣但能明于天通于道
純于德則不待去物而物自不能爲之累矣
關尹子云聖人不去物去識惟不通乎道者
無所往而非累也道一而已此又有天人之
別以明君臣之分備元氣之判爲陰陽也陰
陽之迭運天人之相因蓋不可偏廢此云相
去遠矣則又分言之所以警天下之爲人臣

有也孰謂南華之論一
於清虛而無關治道哉

褚氏總論是篇大意謂君子不得已而臨
蒞天下莫若無爲故以存民宥衆爲德未
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濫
而德不遷爲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
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爲治之勞故民易從
而法不撓也後世以天下者失其輔世長
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爲事上有儒墨魯史
之是非下有析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爲政
者不勝其勞而民亦無所措手足矣猶且
以仁義聖知爲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惜
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爲撓民之具此南
華所以願絕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
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政
不至於捨揜人心不至於靈壤從容無爲
而任萬物之吹噓鼓舞又何暇治天下哉
次設崔瞿之問以發老聃之旨明乎爲治

者罪在櫻人心此析楊桎梏之所自來而
桀黠之所以爲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
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爲本
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
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
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爲中此所
以爲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墜體黜聰
守根不離所以爲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
敘君臣禮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
在有爲無爲之別相去雖若不侔根於其
心見於事業一也特以表若臣之分正其
所當爲者耳太上云公乃王王乃天天乃
道

莊子外篇第四卷終